

## 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利用的一对兄弟<sup>①</sup>

张辅麟

在伪满洲国军界里，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这一对兄弟，还是有点知名度的，他们都是蒙古族，年轻，军阶比较高，哥哥甘珠尔扎布是伪军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弟弟正珠尔扎布是伪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他们惹人注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的出身——“宗社党”人巴布扎布的儿子，由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培养成人，甘珠尔扎布又与川岛浪速的养女川岛芳子（清肃亲王第十四女金壁辉）有过一段离异的婚缘。

“宗社党”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产物。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一直大喊大叫“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因此策动“满蒙独立”，把中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变成由日本直接控制的殖民地，这曾是1911年至1916年间“满铁”和关东军策划的阴谋计划。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和日本军官土井布之进等人积极进行活动。他们从财阀大仓喜八郎那里获得贷款，用以蒙养肃亲王善晋，组织“宗社党”，图谋“满蒙独立”。这时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的父亲巴布扎布也闹蒙古独立，他纠集了3 000余人离开家乡彰武大冷营子，来到哈拉哈河畔搞“蒙古独立”活动。川岛浪速派人秘密与其勾结，并暗中供给武器弹药，使巴布扎布这支队伍成为“宗社党”的武装。有了武器装备之后，巴布扎布开始军

<sup>①</sup> 题目是编者所加。

事骚扰活动，他先率部经热河东部又转南部窜扰，在洮南与镇守使吴俊升所部遭遇，吴部出师不力，连连败北，吴俊升只好亲自出马指挥。1916年7月下旬，在突泉，巴布扎布又与吴俊升发生激战，吴部仍不能力克，吴俊升本人还负了轻伤。巴布扎布借机又啸聚2000余土匪，兵势显得更大，占领了梨树附近的郭家店，想乘势进犯沈阳，川岛浪速帮助从日本守备队那里调了4门青铜炮，但郭家店一战，巴布扎布的部队失去优势，只好撤出，在日本守备队的帮助下向西逃窜，在热河林西突遭张作霖部队的包围，巴布扎布在混战中被打死，所遗的乌合之众顿时作鸟兽散。“宗社党”的“满蒙独立”梦幻也化作泡影。

### 一、作为巴布扎布的儿子，他们一直做着“满蒙独立”的迷梦，日本帝国主义也寄希望于他们

但是川岛浪速并未死心，他把希望寄托在巴布扎布的儿子身上。当巴布扎布在林西被打死后，川岛浪速就来到哈拉哈河畔，将巴布扎布遗族带到旅顺供养在肃亲王家里。那里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还小，到旅顺后相继入日本小学校读书。以后他们又东渡日本，分别以川岛隆良、川岛成信的名字念完了中学，最后又分别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哥哥学步兵科，弟弟学炮兵科。按当时的“陆士”的规矩，入校学生除中国地方政权或当权的军阀委派外，一般的中国学生入学是不予接受的。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一没有中国地方政府推荐支持，二没有军阀做后台的背景，按理是不能进“陆士”的，又是川岛浪速通过他的代理人村井修负责与陆军省交涉，做为培养“满蒙独立”运动骨干而被例录取的。同时指定了十川次郎为他们在日本的联络人，一切学费花用由川岛浪速会同肃亲王负责供给。

可见，这兄弟俩作为“宗社党”人的后裔，一直受到特殊的教育培养，他们自小由于父亲搞“满蒙独立”运动，最后又死于斯，受家庭熏染，已满脑子灌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又经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培养教育，黩武穷兵的扩张思想也早就根深蒂固。继承父志搞蒙古独立是他们既定的政治目标，所以在日本“陆士”学习期间，他们表现就很活跃，四处积极活动，与各方人士广为联系。特别是正珠尔扎布更善交际，他与日本军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山本条太郎、畑俊六、松井石根、古庄干郎、田代皖一、小岛吉藏、金子定一、堀内一雄、野田又男等频繁交往。还联系了日本皇族东久迩宫、闲院春仁宫，以及右翼团体中的一些人物，如“黑龙会”的八江种矩、大化会的岩田富美夫、爱之园社的岩田爱之助，还有除川岛浪速外的其它著名日本浪人笹目恒雄、高纲信次郎等。这些社会交际关系成为两兄弟日后从事“满蒙独立”活动的坚强后盾。1928年，二人从日本“陆士”学成先后回国，他们在旅大专门拜访过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石原莞尔等人，大谈“蒙古独立”问题。畑英等人表示非常同情他们，认为蒙古民族落后，又一直处于被汉族压迫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板垣等人答应有朝一日一定支持“蒙古独立”事业。畑英、河本这些军国主义分子还给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打气说：“你们的父亲巴布扎布将军生前一直致力于‘蒙古独立’事业，甚至因此而献身，你们应当继承父志，作为成吉思汗子孙，你们好好努力吧，是有希望也有机会实现‘蒙古独立’的。”接着他们又假惺惺地说：“蒙古民族与日本民族同种，是兄弟般的关系，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努力！”自此以后，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成了关东军司令官畑英的常客，畑英经常设宴招待。一些参谋如花谷正、堀内一雄等少壮派军人都成了两兄弟的密友。从

此策划“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便在暗中进行，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做了分工：哥哥甘珠尔扎布以大连为基地同内蒙有关人士进行联络。1929年冬曾去图什业土王府住了半年多，帮助训练该王府的蒙古兵，甘珠尔扎布的家成了策划内蒙古“独立”的黑据点，天红、韩色旺纷纷前来会商有关搞“独立”的种种军事准备，甘珠尔扎布与韩色旺还一同去博王旗去找包善一密谋“内蒙独立”问题。弟弟正珠尔扎布通过日本老熟人的关系，进了“满铁”当上“嘱托”，按照他本人的愿望分配在郑家屯“满铁”公所当翻译。正珠尔扎布知道这个“满铁”公所是干什么的。“满铁”郑家屯公所长菊竹实藏是个“蒙古通”，该公所“表面上是管理农场，搜集货物情报，实际是搜集各种政治、军事情报，往东部内蒙古发展势力的间谍机关。”正珠尔扎布自感从小离开家乡，不懂内蒙古情况，与本民族同胞交往甚少，他想利用郑家屯这块进出内蒙古大草原的门户之地，以“嘱托”的特殊身份获取一些有利于“蒙古独立”的第一手资料。为此，他曾随同“满铁”牛疫预防注射队深入西扎鲁特旗、西乌珠穆沁等地，进行侦察摄影，搜集有关盐产、畜牧、道路、气候，以及当地风土人情、民俗等多方面情况和有关统计数字。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必要的准备。通过翻译工作，正珠尔扎布还认识了一些来往于郑家屯的蒙古王公，如温都尔王阳春扎布、阿鲁科尔沁王旺钦帕尔贵、莫里庙活佛阿旺图巴丹、爱根庙沙布冷喇嘛等，与这些人的相识，为以后他们兄弟俩在内蒙古搞“独立”活动打下了基础。

## 二、“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蒙古自治军， 连连溃败，关东军对他们大感失望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他们感到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兄弟俩急不可耐地立即跑到沈阳找关东军去了。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都出面接待了他们。当时日本在中国兵力单薄，只有一个师团外加铁道守备队，要想扩大战果，远远不敷需用，非常需要汉奸、蒙奸们组织武装为其效力，今见二兄弟主动找上门来，还有一番计划与打算：拉起队伍由科左后旗经科左中旗占领通辽县，整顿队伍后再经高力板、科左中旗到兴安岭会合郭道甫的海拉尔的部队，进一步再扩大战果。本庄和板垣听了表示首肯，答应拨给他们奉天兵工厂制造的七九大盖步枪3 000支，子弹60万发。当即由甘珠尔扎布两兄弟出面，召集一些人在沈阳的“万国旅社”商议建立蒙古独立军的事情，大家推举甘珠尔扎布任司令，正珠尔扎布担任军械处长，负责给养军需供给与联络工作。正珠尔扎布向板垣征四郎要了四支自来得手枪，哥俩儿各自佩戴上，立时神气了起来，正珠尔扎布还向板垣要了一张名片，名片上写了已经板垣许可筹建独立军等话，正珠尔扎布拿着这名片当“尚方宝剑”，到处招摇过市，为他们招兵买马提供了方便。板垣征四郎为便于掌握这支蒙古军，派去了一名浪人出身的退伍中尉和田劲做军事顾问。经过一段活动，有了一些人马，又为了拉拢包善一，他们遂将“蒙古独立军”扩编为蒙古自治军，由包善一任总司令，下设三个军，第一军司令由包善一兼任，第二军司令韩色旺，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是甘珠尔扎布。这支扩编的队伍号称一万，是临时凑集

的，其中有不少土匪流氓。部队拉起来了，确定第一个军事行动是攻打通辽。1931年10月12日清晨，由甘珠尔扎布的第三军担任主攻任务，由于互相联络不上，各军行动不统一，包善一的第一军由铁管带率领五六十人打进通辽街后，只顾抢东西，结果全被打死了，外面呼应不上，里外不配合，从拂晓打到正午也没把通辽城攻下，各路反被切割开来，只好撤出，自治军死伤300余人，和田劲不甘心失败，请关东军出动飞机在空中扔了几个炸弹为他们进攻助威，但也无济于事。这个日本顾问十分生气，跑回沈阳报告说，“蒙古自治军”啥也不是，全是一群土匪，只会杀人抢东西，通辽一战没攻下，自己反倒全打散了，他表示不再当顾问了。没有日本关东军支持哪成，正珠尔扎布闻讯急忙赶到沈阳，求见板垣，检讨通辽战事由于“蒙古自治军”内部不团结，在攻城的关键时刻，包善一、韩色旺动摇，这回一定要好好整顿，希望关东军供给大炮和冬装，自治军一定要在西部打下去。板垣遂又派松井清助充当顾问。松井也是浪人出身，退伍大佐，在军界有一定活动能量。正珠尔扎布向他提出要武器装备，松井来时果然带来大口径迫击炮4门和4挺捷克造轻机枪等。有了武器，蒙古自治军又来了精神，开始活动。甘珠尔扎布率第三军攻打了瓜毛吐、三十八户屯、舍伯吐等地，日军羽山守备队攻占了通辽。这时，甘珠尔扎布感到形势有利，提出要把“蒙古自治军”兵力集中起来，北上兴安岭的索要吉山会合郭道甫部队，但是包善一、韩色旺等人为保护个人势力与家产，不愿北上搞什么大的行动，松井顾问也不支持，却提出攻打开鲁。结果，甘珠尔扎布兄弟扭不过日本顾问，只好去打开鲁。在开鲁境内，松井被民团打死，正珠尔扎布不得已硬着头皮又去见板垣，板垣大怒，申斥说：“你们的军队太不像话了，你们的顾问被打死了，你们竟还有脸活着！”甘珠尔

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就这样挨了骂。日本主子好枪好炮供应，让他们拉起蒙古自治军，胡闹了半年，不仅无丝毫“战绩”可言，还赔上了日本顾问。他们组织的“自治军”，纯是一群乌合之众，到处抢东西、杀人，糟害老百姓。“自治军”一度盘踞在东科中旗，该旗王爷诉苦说：“连小鸡儿都吃光了，何况牛羊等别的东西！”甘珠尔扎布这时也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更无战斗意志可言。兄弟俩左右不了包善一等人，眼看局面不好收拾，只好溜之乎也，回到大连。以后关东军决定重新整编建立伪兴安军，此为后话，不提。

尽管甘珠尔扎布兄弟俩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培养起来的，怎奈这一段活动太不争气。关东军对他们组织“蒙古自治军”的表现感到失望，逐渐对他们失去了兴趣，自1932年初开始，他们失了宠。正当关东军大展侵略“宏图”，急需走狗帮手时，两个亲日分子，“陆士”出身的打手，居然在大连家中闲居。甘珠尔扎布倒是过得安然，既有烟榻可卧，又有娇妻爱子在傍（与川岛芳子离婚后，此时他又与包瑞清结婚），生活也还舒坦自在。但善于活动的弟弟正珠尔扎布却受不了这份“悠闲”“自在”，他不住地找人拉关系。

### 三、重返军警界，哥哥组织甘支队出征长城线；弟弟参加“诺门罕”战役，又都受到关东军的高奖

经过一番活动，日本主子深感可靠的蒙族干部太少，他们毕竟是在日本国内看着长大的，自治军没搞好，念其年轻，缺少经验，予以宽宥，遂于1932年6月允许正珠尔扎布在伪兴安局警务科保安卫生股当属官，重返伪满政坛。他又为其兄活动，关东军也恩准甘珠尔扎布在伪兴安局蒙务科当事务官。自此两

兄弟在伪满警务界干了5年多，一直到1937年下半年。这期间，正珠尔扎布与一日本女子结婚，通过报纸造了一些舆论，什么“正珠尔扎布爱日本生活方式”，是“大亲日家”，等等，借以改变关东军的印象。而甘珠尔扎布在获得升迁机会当上兴安南分省警察局长以后，还真把蒙古族的“匪”劲露了出来，也重新讨取了日本主子的欢心。他曾命令其管下的巴彥塔拉、王爷庙、图什业土等警察署积极进行武器回收。为督促这一回收工作，甘珠尔扎布命令兴安南分省警察局建立3个收缴武器工作班，由日本人担任班长，分派到各地严格督促，对民间将所存有的武器不论步枪、手枪、洋炮一律予以没收。武器对于蒙古民族实际需要来说，是防身、护家、养畜的必备手段，没收了武器等于解除了他们的生活保障，自然要受到牧民的抵制。尤其在西科后旗更遭到强烈的反对，牧民们要求留下洋炮以防狼害，以保牧群，却遭到甘珠尔扎布的拒绝，为首的堂郎竟被工作班用日本刀刺死了，他们用杀一儆百的高压办法，牧民被全部解除了武装。就这样，甘珠尔扎布在其管辖区内收上1.7万多支枪。牧民手无寸铁，草原狼害日益严重，牲畜损失也日益严重。在王爷庙竟发生了牧民全家被狼咬死的惨剧。有一户牧民住在蒙古包里，丈夫夜间出去小便，没有关严门，回来发现进来6只狼正在啃咬自己的妻子和4个孩子，他拼命和群狼厮打，终于抵挡不住，第二天中午邻居才发现这6口之家无一人幸免，全成了狼的胃中物了。蒙古包内凄惨之状，令人不忍目睹。以后，甘珠尔扎布还命令警察署配合日军、伪兴安军在东科后旗，高力板、东科前旗等地进行“讨伐”，镇压抗日武装力量。1935年，甘珠尔扎布领导的警察大队在伊胡塔与“白羊教”教徒们交战，该教徒们身穿白衣，手持矛枪，表现十分英勇，无奈武器不济，只好撤出。甘珠尔扎布将缴获的衣物穿用起来，他身穿白衣，手



持矛枪拍照一张，作为纪念，向日本主子请功。

由于甘珠尔扎布种种表现，再加上其弟弟善于交际，两兄弟又逐渐恢复了在关东军心目中的宠儿地位。这时，一个机遇，使他们俩脱离了警务界又回到了军界。那是在1937年，正珠尔扎布于日本“陆士”学习时认识的野田又男来到伪满洲国当军事顾问，正珠尔扎布闻讯急忙前去问候致意，野田当下表态说：“你们兄弟都是‘陆士’培养出来的，为什么不当军人，现在要扩充兴安军，我负责给你们办，要赶紧回来！”于是，该年11月1日，正珠尔扎布以骑兵上校衔被任伪治安部附；转年，哥哥甘珠尔扎布于兴安南省民政厅长任上转任伪兴安军管区少将部附。两人均如愿以偿，正式回到了伪满军界，官阶还不低。特别是甘珠尔扎布一入军界就是少将阶级，是越等升官，不少伪军官都说，这是自1933年以来没有过的事情，真乃一步登天了。

既蒙日本主子如此垂青厚爱，两兄弟便积极卖力，分别都有出色的表演和突出的“贡献”。

首先是甘珠尔扎布，他于1938年6月转任通辽伪兴安南地区司令部司令后，奉命组织“甘支队”到热河冀东一带“讨伐”八路军。当时战斗在冀热辽抗日游击区的邓华部队和李运昌部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长城线上频频出动，给敌人以很大威胁。于是“满洲国”伪治安部在热河专门成立第五军管区，负责“剿讨”抗日的八路军，但总感觉兵力不足，于是日伪当局就想到了甘珠尔扎布，虽然知道他带领的部队一向军纪很差，但是若能利用蒙古族的强悍劲进行扰害与破坏，或许能改变一下当时“满洲国”西南边境的紧张形势。这就是搬出甘珠尔扎布成立“甘支队”的背景。甘珠尔扎布果然不负主子所托，他组建的“甘支队”充分发挥蒙古族所长，以骑兵为主，先后调集秦焕章的兴安骑兵五团和金永福的兴安骑兵二团为骨

干，又配属了尼玛部队和以石川为队长的宪兵队，在承德集结后，即经古北口向兴隆方面移动，在五指山、半壁山等地均和八路军有接触，之后开进遵化城。从此，甘珠尔扎布以遵化为中心进行“讨伐”活动，先在石门镇、马伸桥一带活动，7月2日攻取蓟州县城。甘珠尔扎布遂又以蓟州为中心进行“讨伐”，他强征民工修筑城墙，强占民田新修两处飞机场。同时，他又协助日军北支派遣军攻取了平谷县城。这时“甘支队”又加以扩充，调入兴安骑兵任钦宁布的第三团，还增加一个山炮排，新装备3辆装甲车，拥有兵力达1.1万余人，防守在平谷至蓟州至马伸桥至石门镇范围内，先后在马兰峪、马伸桥、平谷西、三河一带与八路军打过遭遇战，一直到12月末才撤回承德。历时半年，“讨伐”八路军发生的大中型战斗有40余次，打死打伤我抗日官兵与民兵约3000余人，掠去各种枪支1700余支，还在蓟县以东强征民间马骡200余匹。这时“甘支队”名声大振，《满洲日日新闻》等报刊、广播，几乎天天都要宣传报道“甘支队”的“赫赫战功”，这是些什么样的“战绩”呢！蓟县、平谷的老百姓知道，那是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的土匪暴行。甘珠尔扎布不忘父仇，在支队内一劲儿煽动民族复仇情绪，说什么“修万里长城就是为了防范我们蒙古人！”“吃月饼是元朝末年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联络暗号，我们这回一定要报这个仇！”于是，他公开纵容士兵以搜翻武器为名，到处掠夺查封人们的家财私物，至于糟蹋的妇女亦不在少数。驻防时甘珠尔扎布以“功臣”自居，据伪步兵第十二旅少将旅长富蒙善亲眼所见“甘支队”在滦平县隆冬季节将群众撵到外头露宿，冻得索索发抖，他们却像主人似地住了进去，终日饮酒、打牌、玩女人。连日本顾问都承认：“‘甘支队’讨伐战果最好，但纪律确实极为不良”。就是这么一个“剿讨”抗日武装荼毒人民的支队，

最后返回伪满洲国时，享受了“英雄凯旋”的殊荣，在承德有大宴招待，回通辽时动员市民夹道摇旗欢迎。12月末，甘珠尔扎布被召到伪首都新京，竟然坐着御赐的红汽车进宫参拜皇上。伪治安部特意召开嘉奖会表彰，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亲自授给甘珠尔扎布感谢状，伪治安部同时还发了奖金。这时的甘珠尔扎布出够了风头，十分得意，达到了忘形的地步。伪军政部酝酿着要给他进军阶，只是不巧，在这关键时刻最了解他的日本军事顾问病死了，最高顾问转任了，结果又拖了几年，才补进中将级，为此他心中一直不痛快，若不是出了差错，他早进了级，那么在“八·一五”前，他就有可能升任上将呢！

哥哥如此“能干”，弟弟岂甘落后，正珠尔扎布在兴安军中除了从事军事训练和他最拿手的情报工作外，更在诺门罕战争中“立了功”，受了奖。1939年7月，正珠尔扎布在奉天伪陆军训练处专科受训时，参加了由日军挑起的诺门罕战争。1939年5月28日，日军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衅，打死蒙军边境哨兵十几名，战端由此遂起。伪兴安军派出乌尔金部队在小松原指挥下出动了4个骑兵团还有独立野炮营；7月又派出陆军兴安学校学生为主所组成的野村部队，这支新组建的部队也有4个骑兵团，还有兴安教导团、少年队等，作为增援力量投入诺门坎战场。正珠尔扎布就在野村部队中，岂料一向比较强悍善战的伪兴安军这次一反常态，一与蒙古军交手，就成连的败阵，纷纷投降，余者也皆溃不成军，乱哄哄地退逃，成了散兵游勇。这些兴安军官兵均表示厌战，不愿给日本人当炮灰，不想使蒙古民族自相残杀。只有少数部队如教导团、少年营和骑兵第六团等才紧随日军坚持作战，正珠尔扎布乃为其中之一的骨干分子，是他积极参与策划炸毁了蒙古军方面满载弹药的军需卡车，并冲锋在前，在阵地上起劲地督促和鼓励伪兴安军坚守阵地，战

斗到最后。他率领的部队是最后受命才撤回来的，为此正珠尔扎布获得了“顽强战斗”的三级“武功章”，日本方面授给的勋五等勋日章。

弟弟正珠尔扎布自认比家兄头脑灵活，敢冒险，但却有投机性，可惜他所经历过的，除“满铁”郑家屯公所那段为他提供了适合其发展的舞台外，其它一些场合机遇均未能使其特长得以充分发挥，这不能不使正珠尔扎布感到有些遗憾。好歹在日伪临近末日时，历史给他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正剧的角色而退出舞台。

那是在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正珠尔扎布眼见自己多少年的靠山日本帝国主义大势已去，“满洲国”也将不保，他那善于投机的心理权衡利害，立即做出反应，遂主动找司令官郭文林商议，决定寻找机会举兵反正。在其部队受命向兴安岭方向移动过程中，在正珠尔扎布的布置下，于希泥河发动兵变，打死了十余名日本军官，宣布脱离伪兴安军，并派人与苏军联系，最后在乌兰哈热嘎那率部向苏联红军投降。正珠尔扎布或想借这一举动戴罪立功，以补过去罪愆于万一，然而他和哥哥甘珠尔扎布俩兄弟长期背叛国家与民族，忠实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是有案可查的罪恶历史，是无法替补和取代的。不过，正珠尔扎布最后能主动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还是受到了欢迎，也获得了人民的正确评价。

（摘自《汉奸秘闻录》）